

# 跟总裁合约结婚了

我怀孕了，怀了总裁宋池的孩子。

三个月前的一场商务谈判，我和宋池都喝醉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许气氛太好，或许只是单纯的酒后乱性，总之春风一度，我俩睡了。

醒过来的时候我们都很尴尬，因为我和宋池，不仅是上下级的关系，也是朋友。

我俩从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后来又是同一所大学，大四毕业后他直接接管家族的生意，我进修又读了三年的研，研究生毕业那年他郑重邀请我去给他当助理。

彼时他正在 P.R 艰难上位，身边的助理秘书不是对他心怀鬼胎，就是家族的叔父伯伯们派来的监视器，他烦不胜烦，助理换了几任，身边的人都不敢信任。

我想帮帮他，就去了。

现在发生这样尴尬的事，不仅工作难做，可能连朋友都做不下去了。

我记得我当时拥着被子坐在床上，极力镇定的和他说：「这只是意外。」

实在是太多年的朋友，工作契合，如果为了这件事疏离于谁都是极大的损失。

所以我们都把这当成意外来处理，在最初的尴尬过去后，我们默契的绝口不提这件事，倒也逐渐回到原来的相处模式。

主要也是因为那晚大家都喝断片了，没什么具体细节的记忆——真是谢天谢地。

这本来只会是一个悄无声息的意外，直到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沉思三天后，决定和宋池提分手——啊呸，提离职。

1

他正翻着各部门的季度总结报告，连眼皮子都没抬，一连串的挑剔怒骂，看起来有点暴躁。

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惹他，我识趣地闭上嘴，在一旁做鹌鹑样，乖乖听他训人，果不其然，他训着训着就训到我头上了，问我：「你是我的首席助理，我每个月给你开这样的高薪，你就是这样做事的？」

冤，我可真是太冤了。

部门的总结报告写的不好为什么要骂我，我只是一个助理啊。

苍天有眼，宋池身边的工作并不好做，他这个人，龟毛且要求搞，非常的不好伺候，我挣的每一分都是血汗钱。

且不说公司的那些事，你不仅要干好助理的分内工作，还要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的观测公司各种动态，更要学会滴水不漏的应付各种难缠董事。

这还是公事，他还有很严重的强迫症，精神洁癖更是尤其，他非常讨厌外人进入他的私人领域，所以工作之余，他私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也要全盘顾全。

首先是他的那些「女伴」，他这个人喜新厌旧速度快，和女伴「分手」的时候也要我出马。

几乎每个月，我都要坐在咖啡店里听一个女人坐在我面前对我说她有多爱多爱宋池，或者哭哭啼啼，偶尔遇见脾气火爆的，一杯咖啡当头浇下，我还要面不改色的一边用纸巾擦脸，一边淡定的将支票递过去，说：「如果还不解气，您可以将这张支票也撕掉。」

然后还要善意的提醒：「当然，P-R 从不补开支票，也不兑现有任何破损的支票。」

当了他的助理之后，我的手机每天 24 小时没有一分钟是敢关机的，连免打扰模式都不敢开。

所以你看看，你看看，他付我高薪资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赚的是容易钱吗？我赚的那是血汗钱啊！

算了算了，不能想了，想起这些往事我就心酸。

我长长地叹一口气。

宋池终于翻完市场报告了，闻声朝我望过来，挑眉疑惑地问：「你还矗在这里像个柱子一样干嘛？还没被骂够？」

我双手握拳，想着老娘都要辞职了，姐就是女王！！我要硬气一回，我深吸一口气，给自己壮胆，他目光如炬，我撑起来的那口气松了，然后很小声地说：「我.....我.....我要辞职。」

他将手里的报告啪的扔在面前的桌子上，往后依靠在椅靠上，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两眼后，最后蹙眉将目光定格在我的脸上，直直望着我的眼睛。

圣母玛利亚呀，我在他目光下抖了抖，他开始转手里的笔，他一有不確定或者心烦的事就喜欢转笔，这是从他学生时代就养成的习惯，现在他一边转着笔，一边问我：「为什么？」

我用脚蹭地上的地毯，说：「太累了，我想休息一段时间。」

他嗤笑：「我给你放一个月.....半个月假，够不够？不够给你 20 天。」

我闭上眼，豁出去，我说：「宋池，我怀孕了。」

他手里的笔啪嗒掉在实木办公桌上，然后骨碌碌滚着掉下桌，他神色苍白，脸色震惊，毫无形象地张着嘴巴望着我，问：「你说什么？」

但他很快反应过来，脸色一点点的难看起来，我想他应该也想到了三个月前的那场乌龙。我默默欣赏他精彩纷呈的脸色，最后定格在铁青上，他问我：「你什么时候发现的？」我没说

话，他已经知道了，「是了，三天前，你跟我请假说去医院。」

他又反应过来，目光锐利的朝我望过来，语气很凶，他问我：「辞职？接下去呢？你要学着总裁小说里写的那样带球跑吗？」

啧啧，他竟然还知道总裁小说带球跑，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但老实说，宋家长孙，打死我我都不敢这样自作主张，多年后，要是被宋池发现我带球跑，相信我，一定没有总裁小说里的什么先婚后爱，什么破镜重圆，什么执手相看泪眼，他一定会扒了我的皮，他这个人，最讨厌身边的人背叛欺骗他。

我甚至连瞒着他我怀孕了都不敢。

当年大一刚入校的时候，我进了院学生会，有一个学姐经常拿那几点学分欺负我，做很多杂事还要给她买饭买水，跑腿拿快递，主要买完她还不给钱，我以前很怂，默默不敢反抗，有一次不知怎么的被宋池知道了。

那天他大概刚下体育课，还抱着篮球，他可没有什么男生不能打女生的绅士风度，篮球擦着那个学姐的耳边急驰砸到后面的空地上，他指着瑟瑟发抖的我对瑟瑟发抖的学姐说：「她，我罩的，懂吗？」

学姐面无人色的表示懂了，我两眼泪盈于眶，还没抱着他的大腿表示感谢，他就过来比刚才砸学姐时更凶的样子来点着我的

额头，吼我：「你是猪吗？别人欺负你就受着，再说即使你不敢反抗，你不会过来和我说吗？有什么事需要瞒着我？」

有什么事需要瞒着我？那之后，除了一件事，我再也没有瞒过他任何事。

老实说，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我忐忑不安了很久，现在把难题抛给他，我轻松了很多。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下，我往后坐在会议桌前，拆开桌上一包小蛋糕，看他像个困兽一样转来转去。

包装纸袋窸窣的声音大概吵到他思考，所以他蹙眉望过来，我一边咬着小蛋糕一边理直气壮地摸着腹部和他说：「我累。」

他哽了一下，忍下到嘴边的一句话，他难得吃瘪，我看地简直心花怒放。

原来古代母凭子贵是这种感受，憋屈了这么多年，我终于翻身当家把歌唱。

只是不知道，能唱多久。

2

宋池重新带我去医院检查。

当时我自己去时心神不宁，也没有认真看，如今宋池带我过来，我们头挨头看着彩超里面的那两个 M&M'S 巧克力豆，像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医生指给我们看：「是对双胞胎，现在三个月，发育得很好。」

双胞胎啊，我偏头去看宋池，他很认真地盯着屏幕，眼睫浓密且长，专心致志的样子，嘴角紧紧地抿在一起，下颚线绷得很紧，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回去的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我看着他挂在车上的挂饰，上百万的豪车，挂着一枚俗气的平安结，我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他竟然还留着，因为这是我大三的时候给他编的。

那时候给男朋友织围巾编手链在校中盛行，我们宿舍六个人，除了我，人人都有男朋友，整个宿舍在织围巾中弥漫着恋爱的酸臭味，和宋池出来吃饭的时候，他看我丧里丧气的多问了一句，和他说完之后，他噗嗤一声笑出来，啼笑皆非：「那你给我织不就行了。」

我白他一眼，有气无力地说：「我给你织你又不带，我干嘛浪费这个时间和精力。」

他从来都没有戴过围巾。

他无语：「真搞不懂你们女生，连这个也要攀比。」最后我还是给他织了个平安结，因为这是最简单的，最后扔给他的时候我一再强调，为了不辜负我的这番心意，他至少要带两个星期才行，他当时拿着那个平安结问我：「这玩意你让我戴在哪？」然后啧啧两声又嫌弃，「这么丑的东西你也敢拿出来送人。」

后来他将这个平安结当车坠，再后来大学毕业，他换车，挑新车的时候也是我陪着他去的，看中之后他把那个平安结取下挂

在新车里，还和我笑：「挂这么久，都有感情了，竟然把这么丑的东西看顺眼了。」

我哈哈大笑。

往事令人怅然，现实令人头大。

最后车停在我公寓楼下，他没动，我也没动，看得出来这件事对他的冲击很大，他是天之骄子……他弟，运筹帷幄，事事都要掌控在手心才安心，这种事也确实不好做决定。他双手握住方向盘久久不语，最后长叹一口气，他问我：「你怎么打算的。」

听听这话问的，语气仿佛是每周例行会议上他指着策划方案报告反问我：「所以把这个交上来，你觉得这个案子是可行的？」

他这个人最烦，明明心里很有主意，有自己的考量，但偏偏还要问一问你，要是和他心里想的一样他也不会夸你，要是不一样，他就用那种你笨得要死的眼神望着你，而且语气还不耐烦，说：「我养着你是干什么用的，当吉祥物吗？」

有我这么惨的吉祥物吗？

我像忘记背书第二天被老师随堂测试叫起来的悲催学生一样，不知道正确答案，只能小声地回：「我预定了下周的妇产科手术。」

我看他的手指，他的食指有规律的敲在方向盘上，他脑子一定在高速运转着，最后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叹息一声，说：

「你先上去吧。」

一个星期后他陪我去医院，他安排的新的医院，宋池陪着我在病房等着，我们俩相对默然，久久不语，最后护士来唤人，我就要走进病房的时候，他突然拉住我。

他像下定决心一样，说：「你愿不愿意把他们生下来？」

我张大嘴巴震惊地望着他，他有条不紊地一条条梳理下来：

「你不准备嫁人，我暂时也没有娶妻的打算。」

「我们可以不结婚共同抚育他们，我会给他们以及你最好的保障。」

这短短几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令人震惊，我知道他承诺的份量，这个一向独断专行的男人站在我面前，眉眼低垂，在征询我的意见：「当然，以你的意见为主，我没有任何强迫你的意思。」

我利索的将身上的病服脱下来，然后拉着他往外走：「可以，宋二少你放心，你去母留子我都是不介意的，到时候孩子生下来，你一个，我一个，我们皆大欢喜，快快乐乐，我不觊觎你财产，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保证，你养的那个孩子一辈子都不会知道我是他母亲的，就这样说定了。」

我接受得太过欢快和流畅，他在我身后用气声问：「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

不对劲也晚了，我装作没听见。

3

现代独立又有钱的女性大概都幻想过一件事，就是如何跳过结婚和老公拥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宋池基因好，智商高，以后生出来的孩子质量肯定也很高，我很满意。

我没想到宋池竟然还记得我没有结婚的打算这件事，这还是很久之前了，大四的时候，我被交往两个月的男朋友劈腿，关键是还刮走了我所有的奖学金，我是人财两空。

那时候宋池也很惨，他和英语系的系花交往，我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下来，这位系花大概是唯一一位令他真正动心的人。系花长得很古典，修养高，说话温声细语的，喜欢穿棉麻的长裙，温温柔柔立在那里，就像从江南水乡的画上走下来一样。

他连牵一牵她的手都感觉是唐突。

年少时的心动都是热烈澎湃且真挚的，那时他还没长成现在这样即毒舌又龟毛还自大的样子，刚一毕业他就拉着这位英语系系花去见他大哥。他大哥宋锦城是位狠人，当时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送走人后两天，将那个系花化着浓妆在酒吧和形形色色的人蹦迪合照的照片打包送给宋池，还附送了一份这个系花和别人签的长期包养合同。

宋锦城教给宋池的第一堂课：凡事摸清底细后再犯蠢。

和宋池一个朋友圈的二世祖都拿这件事笑他，他人前也一副满不在意的样子，只有我一个人见过，他看过那些东西之后的样子。他眼睛通红，捏着啤酒罐坐在操场上问我：「怎么会这样呢？」

我也想问，怎么会这样呢，那样柔柔弱弱看起来清清白白地说起话来温柔有礼的姑娘，怎么会穿着吊带超短裙在酒吧和不同男人贴身热舞，还被人包养了三年呢。

不过我也是被戴眼镜的文艺男骗财，人不可貌相。我和宋池伤心人对伤心人，两个人在操场上平分一箱啤酒，狠狠一碰杯，我恶狠狠的发誓：「老娘再也不相信男人了，什么爱情，滚开吧！我要一辈子做个有钱的单身富婆。」

同样是受情伤和欺骗，后来我变成了一个有钱没时间花的、每天挣扎在猝死边缘的忙碌社畜，他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肆意情场、被无数漂亮女人争相投怀送抱的霸道英俊总裁。

也就这些年不断帮他处理桃色绯闻的时候我才悟了，是我格局小了。

不过这么多年，他身边女人各种类型来来往往，我再也没见过系花那种类型。

大概是真的被伤到了。

算了算了，往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也不是适合回忆的好时机。

因为我和宋池签了份合约之后，就开启了专业的合伙人模式——合伙生孩子。

我开始休假从公司回来那一天，整个部门的人都抱着我的大腿哭，纷纷表达了对我的舍不得，因为我走了之后也不知道谁能替她们承包宋池的挑刺和怒火，所以表达完不舍她们开始旁敲侧击我是做了什么能让宋扒皮同意我休这么长时间的假，想取取经。

这经可有点难取了，我抱着文件，一本正经地回：「色诱。」

她们切了一声，纷纷表达了我这个回答的鄙视，因为即使我色诱成功了她们也只当是我在占宋池的便宜。

就很奇怪，宋池和很多人传出过绯闻，但到了我，竟然一点桃色新闻都没有，有时候不解拿这个去问身边的人，别误会，只是单纯的好奇，但她们头都不抬，用很侮辱人格的语气说：「别开玩笑了好姐。」

Why？宋池从 P·R 运营总监实习到接管 P·R，是谁风里雨里坚定不移的陪在他身边？是谁在连夜加班赶方案的时候陪在他身边一起通宵达旦的？是谁陪在他身边滴水不漏的挡住董事会那群吃人肉不吐骨头的老家伙的？是我是我都是我啊。

宋池自己有时都会感慨一句：「何花花，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好吧，好兄弟，我只希望他在摧残他的好兄弟时能心慈手软点，比如别再半夜三点叫我去他家给他通被女人头发堵住的下

水道。

我和宋池的友谊开始的其实挺莫名其妙的，这么多年下来，他视我为手足，我视他为.....为.....唉算了。反正我们的革命友情是纯洁的能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的。

我高中的时候是个小胖妞，高二理科分班的时候被分到宋池那个班级，我们当时是按排名做的，我和宋池是同桌，当时我坐在他外面，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要不耐烦地说一句：「喂，胖妞，让让。」

其实挺伤人的，但我不敢逼逼，因为我很怂，那个时候宋池是全校闻名的校霸，成绩好长得帅家世好，偏偏又不懂得低调，这样的人生来就是众星捧月的，呼朋唤友一堆人响应，是人群中最耀眼的光。

宋池天天的那句胖妞或许没有恶意，但这并不妨碍其他人顺着这个昵称将恶意强加在我身上，所以我变成了一个自卑的每天在心里偷偷骂宋池的小胖妞。

后来是在一节体育考试课上，同桌之间相互压腿做仰卧起坐训练，宋池很轻易地做完后压我的腿。我做了三个后就气喘吁吁，怎么都做不动，在地上蠕动的像个被压住尾部的大青菜虫子，徒劳的在地上挣扎，宋池渐渐蹙眉不耐烦，旁边有做完的男生起哄大声地嘲笑。

有一声特别明显，说：「她是猪吗哈哈哈哈哈哈。」

我脸一红，很崩溃的丢人得大声哭出来。

我至今仍记得，泪眼朦胧中，我看见宋池一愣，然后站起来对旁边那群起哄的男生喊：「谁在笑？」旁边的笑声慢慢收敛，他重新过来压住我的腿，语气有些不耐烦，说：「哭什么？还不快做？」

他的手并没有压到实处，趁着体育老师不注意，我曲着腿快速做了几个，我做的时候他给我报数：「3、7、8、12、14、18、23、30，好，可以了，及格了。」

好吧，那时候我想，他真是个好人，我以后再也不会心里偷偷骂他了。

熟稔起来还是高三了，有一次他逃课，刚巧发了物理模拟随堂卷，到交卷前他都没回来，天人交战，最后我帮他写完交了上去，恰逢那次物理老师严查，没写卷子的同学全部请家长，那时候我偷偷地凑到他旁边和他说：「你别怕，我帮你写好交上去了。」

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学校请家长，因为我知道，他很怕他哥宋锦城。

他当时一愣，然后笑着用手顶顶我的肩膀，说：「谢了啊胖妞。」

我很严肃地纠正他：「我不叫胖妞，我叫何花花。」

谁知他笑得更愉快了，说：「好，谢了啊花妞。」

算了算了，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再后来就莫名其妙的，我们就成了朋友。

高三下学期的时候我问他想去哪个学校，他大言不惭：「当然是最好的了。」说完捏住我的小肥脸，说，「花妞你加油啊，争取和我上同一所大学，以后继续帮我写作业。」

这日子想想就暗无天光，我才不想和他同一所大学，也才不想帮他写作业，而且我笃定他这样天天逃课的学习法，一定是上不了最好的大学的，所以我拼命地学啊学，高考完我瘦了 35 斤，成绩出来那一天他发微信问我上了哪个大学，我一说他就直接拨了个电话过来：「可以啊花妞，以后继续帮我写作业啊。」

我眼前一黑。

4

宋池一直说和我相处让人舒服，大概是因为我不做作吧。

女生在他身边就没有不做作注意形象的，只有我，我们俩出去吃饭的时候，我能当他面啃完一碟鸡爪和猪蹄，大概没有女生在他面前这样彪悍，所以他时常感慨：「还是和你在一起最舒服。」

放松的状态最令人松弛，松弛才能相处的舒服。

我们俩一直自诩为兄弟，好吧，是他视我为手足，可能怎么都没想过，有一天，我要给他生孩子。这要早一年有人跟我们这样说，我和宋池估计会让他直接去精神病院看看脑子。

这真的太奇怪了。

一开始我们都并不能进入角色，我休假后开始在家养胎，真的非常奇怪，我一点怀孕的状态都没有。

我没经验，也不知道别人怀孕是怎么样的，反正我怀的这个三个月的双胞胎，安安静静地待在我的肚子里，除了肚子大点看起来像是长胖了，其他的我一点孕妇的反应都没有。

我状态这样的好，导致我和宋池时常忘记我是个孕妇。

有一次宋池下班来看我，他一进门就跟个大爷一样躺在客厅沙发上，吩咐我：「怎么一点水果也不洗，快去洗洗，还有我饿死了，我要吃排骨，你快去做。」

得，我给他洗完水果就去做排骨，做到一半厨房的灯突然不亮了，老式公寓就是这点不好，设施老旧，我本来想重新装修一下的，可工作强度太大，一直没找到时间。

我熟练地打开抽屉找到灯泡，踩在椅子上准备换灯泡，宋二少大约是闻着排骨香，一路循着味道摸到厨房，我正好站在椅子上拧电灯泡，看见一个黑影子吓了一跳，腿一抖，要摔下来的时候他扑身过来接住我，肚子刺痛一下，我茫然地摸着肚子和宋池惊恐的眼神四目相对。

我镇定地说：「我想起来了，我怀孕了。」

他也很镇定，附和我：「对，我也想起来了。」

然后我们换了个位置，我站在厨房门边看着他撸着白衬衫的袖子给我换灯泡，呵，当年物理满分的宋二少，一个灯泡都不会换，他捣鼓了半天都没成功，然后尴尬地望着我，给自己挽尊：「你去我那里吧，你这破房子住什么，不安全还危险。」

啊，宋池家里有固定的小时工，舒适宽敞的环境，我当即笑容满面的推辞：「这……这不好吧，万一你带女伴回去，这撞上了影响多不好。」

他黑着脸，忍无可忍的样子，狠狠捏着眉心，忍耐着说：「我不会。」

「好嘞。」我欢快地答应一声，立刻从善如流的去打包东西。

「等等——」他唤住我，指着灶台上正在煮的排骨，「把这个带上。」他叹息一声，「公司那帮蠢人，我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饭，饿死了。」

于是我抱着排骨，他帮我拎着行李箱，我就这样住进了他的豪华大平层，开始「同居生活」。

五个月的时候我才感觉自己是真的怀孕了，因为肚子变得很大，而且很喜欢吃东西，我不挑，酸甜苦辣只要好吃的我都喜欢吃，嘴巴一刻都停不下来，有时候宋池忧心忡忡地望着我，眼神就像看一只待宰的猪。

而且我的睡眠开始日夜颠倒，晚上我基本上无心睡眠、精力盎然；白天昏昏欲睡，无精打采。小崽子们第一次胎动是凌晨三点，他们调皮地踢我的肚子，一开始我没反应过来，后来动作

幅度很大，我兴奋地从床上一跃而起，直奔宋池的房间，径直拧开他的房门。

自从我们「同居」后，因为怕我晚上出什么事情，所以他房间基本不锁，我在黑暗中奔到他床边，打开床头灯，兴奋的摇他的肩膀：「宋池，宋池，快醒醒，快醒醒。」

他处理公务到凌晨一点才入睡，被我吵醒后一脸阴郁，头发乱糟糟地耷拉在头顶上，他有起床气，所以咬牙切齿地瞪着我：「你最好有合理的理由。」

我不理他，将他的手放在我肚皮上，兴奋惊叹又好奇地问他：「你感受到了吗？」

小崽子们挺配合的，宋池手放上来那一刻，他们狠狠踹了一脚，我惊奇地望着宋池，他.....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总之傻乎乎的，隔了很久之后他才反应过来，然后我们对视着傻乎乎地笑起来，笑着笑着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

床头灯光是日落的昏黄色，氤氲出不大的一片亮色来，有些暧昧的氛围，他将手放在我肚子上，我们离得很近，他眼里的笑意还没收敛回去，带着孩子气的新奇。真奇怪，他竟然也有这样稚气的时候，呼吸近的几不可闻。

我突然有些紧张，口干舌燥，所以紧张地站起来，支支吾吾地说：「你.....你先睡，我.....我出去了。」

他像是也有些紧张，拥着被子点头：「好.....好.....」

简直太羞耻了，我将自己埋在被子里，伸手点着肚皮，和肚子的小崽子们商量：「你们都给我乖一点。」

以前没经验，但是随着月份越来越大之后，我突然觉得，我对宋池的依恋似乎越来越严重了。

我开始经常不由自主地想他，以前因为工作将我们安排的形影不离，所以一天 24 小时，除了睡觉，几乎每一分都和他在一起，现在天天一个人在家里，竟然还有点不适应了。

这真不是一个好兆头。

5

重新遇见韩瑶是在医院，

哦，韩瑶就是当年那位英语系的系花，重创宋池一颗真心的人。

当时我在医院楼下的长椅上坐着，乖乖等宋池拿到产检结果过来，结果一抬眼，看见他和韩瑶一起从医院长长的扶梯上下来。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到我当时的心情，系花不愧是系花，这么多年下来，美貌风韵不减分毫，黑色长卷大波浪，一袭黑裙衬的身材玲珑有致，他俩在扶梯上并肩下来的时候，样貌如此的登对，周围的人都黯然失色。

我怔怔地看着，忘记了做表情管理，直到宋池的眼神扫视大厅，最后落到我身上，他似乎笑了一下，然后无声的朝我做了

一个口型，大概是「真乖」。

韩瑶跟着他一起过来的，系花猫一样妩媚的眼神从我的脸上落到我凸起的肚子上，最后鄙夷的笑笑，转身对着宋池时，又是嫣然一笑，说：「不打扰你们了，后面再联系。」

我心神不宁，没去看宋池的表情。

后来回去，宋池一条条地和我说医生给我产检的结果，和孕妇注意事项，我心不在焉地听着，最后也没有问出那句。

你为什么又碰见韩瑶了，你.....你还喜欢她吗？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回大三，我握着那个编得很粗糙的平安结，忐忑不安地等宋池出来，等到男寝下面的路灯都依次亮起来，我看见宋池拉着韩瑶的手从外面刚刚回来。

韩瑶小鸟依人的偎依在他身边，郎才女貌，两个人那样相配，任谁都得说一句绝配登对。

我未出口的告白就这样夭折在腹中。

是的，我喜欢宋池，高中我为了考进他说的那个大学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为了能和他相配一点，每天蔬菜沙拉长跑跳绳呼啦圈，让自己瘦了 35 斤。

我那样那样喜欢他，我只是喜欢他，所以才想为他生孩子。

他一定想不到，他视我为兄弟，但是兄弟却偷偷暗恋他好多年。

可是这些话我不能说，大三那年是没来得及开口，现在是开不了口。

噩梦缠身的结果就是睡不好，我无精打采几个星期，闲来无事，所以我给部门里的其他同事打电话。

电话一接通就听她们跟我哭诉完宋扒皮的独断和喜怒无常，不过哭完之后画风一转，她们悄兮兮八卦神秘地说：「何姐，我们怀疑宋总最近有情况了。」

哦，情况？我一下子来了兴趣，不会是韩瑶吧？

Mina 信誓旦旦的八卦：「上个星期，大 boss 不是加班吗？Hope 进去给他送宵夜的时候，看见大 boss 在接视频电话。」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她听见对面有个女人问他什么时候回去，然后说她想吃西园那家的私房菜，让他顺路打包带回去。」

「这还不是重点，重重点是 boss 看见 Hope 一进去，就特别不自然的挂断了视频，我的天啊，boss 这是真的有情况了吧？能对 boss 这样颐指气使的，也不知道是哪路的狐狸精呜呜呜。」

我心虚的在她的呜呜声中挂断电话，心虚地想，这个狐狸精，大概可能或许是我。

孕期六个月之后我口味变得刁钻，从荤素不忌变成荤素不进，宋池高价请的孕期营养师做出来的东西我连闻都不能闻，前六个月我从来没有孕吐过，过了第六个月，我开始疯狂孕吐，营

营养师看着我犯难，说：「为了孩子也得强迫自己吃点东西啊。」

我一边吐一边痛苦地往肚子里塞东西，倒是宋池看了那位高价营养师一眼，脸色很正常，平静地问：「我高价请你来是让你强迫孕妇吃东西吗？」

明明不是多重的话，营养师在一旁脸色发白，战战兢兢的看起来有点可怜，我就拉拉宋池的袖子，跟他说是我的缘故。

那天宋池加班的时候，我在家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西园的菜。西园是家私房菜，以量少价高难预约闻名于 A 市富豪阶级，之前宋池当时在谈的女伴生日时，我还帮他们预定过他们家的晚宴，不过还没等到女方生日她就先收到了散伙的支票。

宋池当时人在国外，秉着绝不浪费的原则，让我一个人去吃完整顿晚宴。

不愧是量少价高，我一个人吃完一整顿晚宴的量竟然没饱，最后看账单的时候那价格令人咂舌，不过还好，花的不是我的钱。

当时也没觉得好吃，可那天在晚上，那味道突然就令人垂涎欲滴起来，于是我就给宋池打电话了。

他一个小时候就回来了，带着要提前三个月预约绝不对外打包的西园私房菜，然后坐在一边看我吃，还忧心忡忡地问：「够吗？不够我让他们大厨到家里来给你做几个月饭。」

然而我很快就腻歪了。

6

可能是怀着孩子的缘故，宋池对我的包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有一天凌晨四点，我突然想吃大学学校门口的炸年糕，外焦脆内嫩软的口感，均匀地涂抹一层特制辣椒酱，啊。

大学时宋池每次逃课出去打游戏，回来都会给我带两支炸年糕，他也就这点有点良心了。

但是现在已经毕业不知多少年了，宋池连转两班航班刚回来，正在倒时差，家里的厨子连夜给我做，可是味道怎么都和记忆中的对不上，孕期中的女人都敏感且脆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吃着吃着就哭了出来。

宋池大约是听见动静——自从我月份变大，他就睡的很浅，外面一有动静他就醒了。他出来看见的时候，我正对着五六碟各种各样做法的年糕垂泪，他偏头去问站在一旁的营养师：「这是怎么了？」

我仰头可怜兮兮地望着他，我说：「宋池，你还记得我们大学门口的炸年糕吗？」

他无奈的长长叹一口气，然后从椅靠上拿起外套，妥协中似乎带着宠溺：「走吧，我带你去吃，开车过去正好赶上饭点。」

于是司机开着车，他在车上倒着时差，陪我去几百公里外的地方吃年糕。

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正好是黄昏，炸年糕的摊子刚摆出来，我站在一旁看摊主放在油锅中翻滚的年糕时，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我一手拿一支吃，另一只手还拿着三个，转身兴高采烈地去找宋池，车门开着，他依靠在门边的座位上，头靠在车门上，眼睛阖着，眼睛下方一片青黑，满脸倦怠，应该是在假寐。

学校门口是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气，来来往往的大学生洋溢着灿烂的青春气息，黄昏的光静静的柔和的扑下来，打在他身上，照着那英俊的脸，一种恍惚微妙的温柔。

砰砰——砰砰——我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脚步停在那里，怎么都挪不动了。

宋池睁开眼睛，漆黑的眼睛倒映着校门外熙攘的热闹，但他只定定地看向我一个人，唇边还带着笑，调侃我：「怎么，舍不得走了？要不要把摊主请回去？」

我不自在的撇开眼，嘟囔：「又不是我要吃，是你儿子要吃。」

「是是是，」他毫无原则地点头附和我，然后又笑，「你说不就个年糕，吃不到你哭什么。」

我没理他，恍惚中咬下一口年糕，还是记忆中的味道，脆酥软，唇齿留香，我吃着年糕，感觉像是在吃自己那点不能公开的，微弱的，只能偷置于心底的可怜的二两红尘俗事。

他问我：「怎么了？吃个年糕怎么还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在想什么？」

我抬头看他一眼没说话。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回去之后他用凉水扑把脸，又要继续去工作，我出神地看着电脑屏幕后面的他，怔怔发呆，有些搞不懂，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或许可以说是我怀孕的缘故，但从高中到现在，我都能称得上他身边的一个例外，他自己知道吗？他到底怎么看我的，真的是兄弟吗？

可他眉眼专注地盯着电脑，大概是永远想不到我在想什么。

我怅然若失，他突然眼神锐利地望过来，我赶紧撇开视线，听他指挥我：「何花花，帮我看一下验证码。」

好吧，我拿起他的手机去看验证码，不过看到验证码之前，一条没有加入通讯录的手机号发的短信引起了我的注意，宋池对我从来没有秘密，鬼使神差地，我打开看了一眼，很简短的短信：

那个陌生号码发：宋池，我是韩瑶，你还记得我吗？

宋池回的短信很言简意赅，很符合他资本家的无情特质，他回：记得，是需要我帮你介绍业务吗？韩总：135\*\*\*\*7986（钱多人傻没癖好）

我举着手机目瞪口呆，然后笑翻在沙发上，他莫名其妙的骂我：「真的是怀孕脑子都坏掉了，你傻笑什么呢？验证码！！」

验证码！」

我笑的哆哆嗦嗦的去翻验证码，他凶我：「小心点，别笑了，一会又叫肚子痛了，你小心点。」

郁结在心里这么久的心事，一瞬间就消弭了，我真心实意地望着他，说：「宋池，你真是个好男人，炸年糕真好吃。」

他警惕地上下打量我两眼，像是防着我糖衣炮弹后又要指使他做事情，所以他没理我。

哼，男人。

7

我见到宋锦城是在我怀孕八个月的时候，那时我肚子已经很大很大了，动一动只觉得浑身骨头酸疼，宋锦城进门的时候我还在和宋池抢遥控器。

因为他要让我看胎教课程，但我执意要看《传奇》。

这是影帝带着他妻子秦时演的第一部仙侠剧，火遍论坛公共组，秦时以前一直是 P·R 的全线全球代言，不过她结婚后，就没有和 P·R 续约了。

我记得我一开始看这片子的时候，宋池看见还一脸难以描述的表情，我问他当年是不是喜欢秦时，才会给她这样久的代言。他翻我一个白眼，然后说：「一开始这片子招商的时候女主还没定，女主定了之后一大批投资商撤资，那笔资金空缺不小，眼看着开不了机，最后差的钱，是我大哥补上的，」他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咬牙切齿地愤愤不平，「补上还不算，还挂了别的公司，都不敢让她知道。」

他点到即止，但我立即悟了，秦时很漂亮，一直被称为花瓶，但是这部剧里，她的演技可圈可点，大概是身为影帝老公言传身教的功劳。当年拍宣传片的时候我和她接触过，温温柔柔很随和，没想到她竟然和宋池大哥宋锦城有过一段，真是令人唏嘘。

就因为这个宋池不准我看传奇，他们宋家男人，真是小气。

那天是宋锦城的秘书 Zeus 先进来的，Zeus 姐在之前的公事对接中我们曾经见过几次，当年我刚成为宋池的秘书，搞不定很多事，宋锦城让 Zeus 姐来带过我两天，后面熟悉了，我们俩还一起偷偷吐槽过宋锦城。

他是个很可怕的人，当然不是长的可怕，他们宋家人都有一副上好皮囊，但他就是给人一种很.....很令人胆怯心惊的气质，大概是手段实在太狠。

当年宋家二老因为意外去世，宋家诺大的财产被不怀好意的亲戚霸占，刚上高一的宋锦城拉扯幼弟宋池长大。他一直隐忍不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一点点将 P·R 股权收回，控制在自己手里，董事会那帮老人被他调理的服服帖帖。但他并不满足只在 P·R 这个家族企业里掀起风雨，所以后面另辟天地，在美国金融交易所闯出一片天。

后来宋池毕业，宋锦城就将宋家的企业交到宋池手里，只在偶尔过问两句。

宋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他大哥宋锦城。

当年宋池毕业进入 P·R 先从运营总监做起，公司那帮啃人骨头的元老根本不拿他当回事，他面上不动声色，气势拿捏的十足，只有我知道他身上压力有多大，每次他来学校找我吃饭都会喝醉，然后问我：「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大哥那样？」

一个眼神递过去，连话都不用说，就让人战战兢兢。

当然他现在已经做到了，但我想，宋锦城永远都是他心目中的标杆。

其实近几年，宋锦城已经转到幕后了，几乎不怎么过问大大小小的事务，当打开门看见 Zeus 规规矩矩站在门外的时候，我和宋池对视一眼，彼此都看到了完蛋。

肚子大的藏无可藏，Zeus 的视线从我的脸上扭转到我肚子上，暗暗对我投了个同情的眼神，说：「二少，宋总快到了。」

宋锦城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他对面，没办法，孕妇的特权，宋池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他站在我旁边，挺义气的将所有错都揽在自己身上，说：「大哥，都是我自作主张。」

宋锦城没理他，看着我，他既然来，肯定所有信息都掌握齐全了，所以没有问废话，只说：「孩子生下来后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去看宋池，他看着我，我示意他说，他示意我说，没法子，我支支吾吾：「我们，我们准备在不结婚的前提下共同抚

养。」

宋锦城抬了抬眼皮，没什么表情：「没有这个选项，宋家的孩子不能在这种畸形的环境中成长。你们如果没有结婚的打算的话，这孩子生下来后，」他看向我，「希望你可以离开，永远不要出现在孩子面前，P·R 也不适合你待了，希望你理解。」

宋池往前一步，说：「大哥——」

然而宋锦城那里并没有妥协的余地。

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离开时，视线一瞥，我心里暗暗想：完了。

因为后面大大的电视投屏上，定格在《传奇》的一幕画面上，男女主因为误会争吵，秦时饰演的女主仰头看着男主泫然欲泣，盈盈的一双泪眼，让人看的心碎。

宋锦城怔怔看着，明明没有多久，他也很快的掩饰住自己的情绪了，但那一瞬间，我还是看见他眼底极快划过的怅然。

真奇怪，他这样万物唾手可得的人，竟然也有这样怅然的表情。

我应该听宋池的话看胎教的。

8

等宋锦城走了之后我和宋池面面相觑，都看见彼此眼中的绝望，谁都没想到事情竟然能发展成这个样子，我恨铁不成钢的

骂他：「要你有什么用，这点小事都瞒不住你哥。」

他脸一黑，想骂我来着，但视线瞥过我的肚子，又忍下去了，天大地大，孕妇最大，要是以前，给我八百个胆子，我也不敢这样和他叫嚣。

唉，我又深深叹一口气，宋池怕影响我孕妇的心情，安抚我：「别怕，先生，生下来我们再看，有我。」

有你也没用啊，宋锦城一个眼神递过来，我能吓到立马难产。

但还好，我孩子生的很顺利。

预产期前一个月，我就住进了医院，宋池每天在陪产房办公，发作的时候我还在吃桃子，突然肚子一阵一阵的痛起来，我镇定地踢了踢宋池，说：「我要生了。」

他脸色一白，慌张地站起来，在我床边到处乱转，问：「要生了？？啊？不是还没到预产期吗？」他去按我床头的铃唤医生，六神无主的样子，不清楚的还以为是他要生了，一点都不镇定。

不像我，进产房前，秉着不浪费的原则，还将手里的桃子吃完了。

我是顺产转破腹产，中间一度很凶险，但过程很顺利，昏睡前接生的医生微微笑着恭喜我：「宋太太，是对龙凤胎，都很健康哦。」

我嘴角一咧，还没来得及纠正他我不是宋太太，麻醉的药效就上来了，我头一偏，昏睡过去了。

醒过来的时候宋池弯腰守在我的床边，我身边放着两个襁褓，孩子皱巴巴的，丑得要命，我被第一眼冲击到了，不由得嫌弃的咦一声，虚弱的震惊：「怎么会这么丑？」

宋池不这样想，我第一次看见他笑的看不见两只眼睛的样子，温情脉脉的令人惶恐，他一脸慈祥地看着那两个襁褓，说：「怎么会，长的多好看。」

说完又看向我，眼睛里水光一闪，竟然像是要哭了一样，喂喂喂，我都没哭你哭什么，你是不是忘记自己的人设了？人设崩了啊，喂喂喂醒醒，稳住稳住。

我警惕地看着宋池，他脆弱地拉过我的手握在手心里，像是想过很久一样之后的下定决心，他说：「何花花，我们结婚吧。」

怎么能这样！！！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一点点的铺进来，屋内是暖调的温馨的橙黄色，我虚弱地问他：「你这样是求婚？」

他点点头，将我的手放在唇边，问：「你答不答应。」

我其实想问他爱不爱我的，或者喜不喜欢我，若是不喜欢我，那怎么能结婚呢。

但他很温柔的亲吻我的手背，郑重其事的立下誓言：「何花花，我会一辈子对你和孩子好的，我们一起，试试组建一个家

庭好不好？」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宋池一时兴起，他只是看见孩子太感性激动了，所以才会冲动之下许下一生的誓言。他握着我的手，专注地望着我，眼里铺天盖地的，只有我一个人的影子。

我就是在那刻妥协，我想算了吧，算了吧，一生这样长，这样这样长，我们有很漫长的时间在婚姻中去学会爱，或者准确一点，是让他爱上我。

并不是很难不是吗？机会只有一次，及时行乐，勇敢一点，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我点点头，看着他，突然就像是回到了高中时代。

那节体育课，也是如今这样的黄昏，夕阳很好，我在做仰卧起坐，他背对着漫天光辉，一点一点地给我报数：「3、7、8、12、14、18、23、30，好，可以了，及格了。」

藏了这样久的这三丈红尘心事，到如今，这样这样的幸运，终于如愿以偿。

宋太太，我喜欢这个新名字。

(完)

霸道大哥宋锦城的爱情故事，请看《影后的女二剧本》